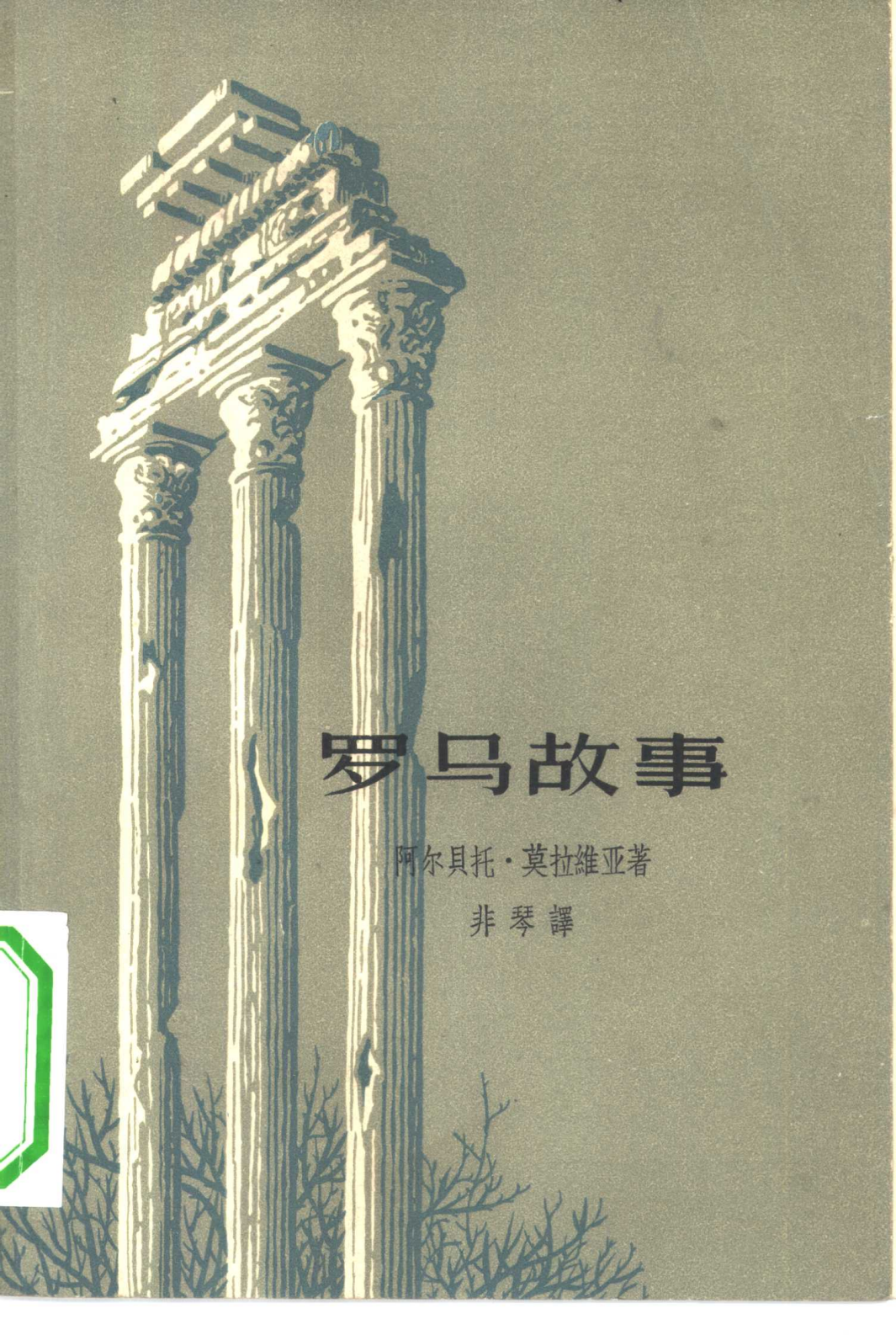




罗马故事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著

非琴译

羅馬故事

〔意〕阿尔貝托·莫拉維亞著

非 琴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Alberto Moravia
Racconti Romani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年俄译本转译

罗 馬 故 事

原 著 者 [意]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翻 译 者 非 琴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02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 7/8 字数：147,000

1962年8月第1版

1962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78·2046

定价：(十)0.76元

目 次

教堂中的小偷	1
嬰兒	11
出声的思想	22
聚餐	34
倒楣的人	44
倒楣以前的朋友	54
幸运落在你身上	65
宝藏	75
助理护士	87
中人	96
竞争	107
小丑	117
热天开的玩笑	125
伪钞	134
羅馬古錢	143
“媽媽”这个词	154
不由自主的无賴	163
罗木尔和萊姆	173

泰山復仇記	183
惹事生非	191
輕率的人	203
再見	211
倒楣的一天	223
毫無破綻的凶殺案	233
 關於莫拉維亞	 243

教堂中的小偷

当母狼和小狼们都在挨饿的时候，当它们空着肚子蹲着，哀哀地号泣，而且在相互咬噬的时候，这时候公狼该怎么办？我这就告诉你们，那时候它怎么办：它从洞穴里跑出来，去找寻食物；由于绝望，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它跑到村子里去，钻进了人家的房子。那些把狼打死的农人是对的；可是这只狼，它钻进人家的房子，向人们扑过去，这时候它也是对的。原来，大家都对，这里谁也没有过错。可就是在这种正确之中却产生了死亡。

在这个冬天，我就是这么一只狼，甚至连我住的地方也象狼窟一样——不是住在房子里，而是住在山洞里，就在蒙台·马利奥那边，在一片荒废了的采石场里。那里有很多这样的山洞，不过几乎所有的山洞都长满了荆棘，——简直就进不去；能住人的只有两个——我住的那一个，还有一个老头儿住着，这个老头儿是个要饭的，除了要饭，还收破烂；他叫普里契。这个地区四周都是黄色的，光秃秃的，山洞口是黑的，被烟熏黑了。普里契的山洞前面总是有一堆破布，他经常在那上头忙碌；我的山洞前面有一个装汽油的大洋铁桶，我们拿它当炉子用，我的妻子怀里抱着孩子，吹起火来

总是没有个完。

山洞里面，大概比某些房子里还要强一些：宽敞，干燥，清洁，地上铺着褥垫，东西都挂在钉子上。我把家搬在山洞里，自己到罗马去找工作：我是个作粗活的小工，因此最经常的是被雇了去挖土。可是到了冬天，不知为什么挖土的工作越来越少了。现在我必须时常改行，最后终于完全失了业。每天晚上，当我回到山洞里来的时候，在暗淡的油灯光下，妻子坐在垫子上瞅着我，抱在她怀里的婴儿在瞅着我，两个在地上玩的大孩子也在瞅着我，当我看到这四双眼睛里全都充满了同一种饥饿的神情时，这时我似乎觉得，我的确是一只狼，而且在一个狼的家庭里，并且想：“如果我再不给他们带点吃的东西回来，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准会把我撕成碎片的。”

这个小老头儿普里契，看他那部花白的大鬍子，似乎是一个真正的圣人，可是他一开口，立刻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骗子手，他常对我说：

“你们干吗要生这么多孩子？为了叫他们受罪吗？你为什么不去拾香烟头呢？这可以帮你度过难关的。”

可是我不能逼着自己去捡香烟头，我想要作一种真正的工作。有一次晚上我绝望地对妻子说：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知道不？我要去站在墙角落里，等候第一个过路的人……”

妻子打断了我：

“你想进监狱吗？”

我说：

“坐监狱至少还管饭吃。”

可是她说：

“管你——可是我们呢？”

应当承认，这把我说服了。

去偷窃教堂的念头是普里契教我的。他时常到各个教堂里去乞讨；而且，可以说把这些教堂里的一切都已记得烂熟。他肯定地对我说，假如晚上在教堂关闭以前我敢藏在教堂里面，那么早上很容易不被发觉地悄悄溜出来。不过他又警告我说：

“当心……神父也不是傻瓜……他们把好东西都锁在保险箱里，外面陈列的只是些玻璃货。”

除此而外，他还答应，假如我干成了的话，他可以把赃物转卖掉。总之，就象俗话所说的，他给我耳朵里放上了跳蚤，尽管开头关于这个我连想也不愿意想它。可是这些念头也就象跳蚤一样，既然钻了进去，那么它就自己在里面蹿跳起来，不管你是否需要，会突然咬你一口，而且咬得这么厉害，这意外的一口甚至会使你惊跳起来。

就这样，有天晚上它就这么咬了我一口，于是我和妻子谈起这件事来。得跟你们讲明，我的妻子是信教的，我们住在乡里的时候，她在教堂里消磨的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还要多。她对我说：

“你疯了吗！”

我知道她准会反对，所以回答说：

“这不是偷窃……人们是为了什么把这些东西送给教堂的呢？是为了造福……假如我们去拿件什么东西，那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造福……当我们这么需要造福的时候，如果它不为我们造福，那么又去为谁造福呢？”

她发窘了，于是说：

“你这是怎么想起来的？”

我说：

“这不关你的事。你只要回答我：难道《圣经》上不是说，应当予饥者食吗？”

“是的。”

“我们是不是饥者呢？”

“是的。”

“那么这就是说，我们只不过是去尽自己的天职……是去做一件善事。”

总之，我和她谈了很多这一类的话，一直是着重引用宗教的教义——这正是她的弱点——最后我终于把她说服了。后来我又接着说：

“只是我不愿意把你一个人丢下……跟我一道去吧。要是把咱们逮住，哪怕是进监狱，咱俩也在一起。”

“可是孩子们呢？”

“孩子留给普里契……以后有主来照顾他们。”

总之，我们商量好了，并且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普里契。他和我们商讨了我们的计划，表示赞同。不过最后他捋着鬍子说道：

“陀敏厄柯，你听我这个老头子的话，不要去动那些银心。那是便宜货。你要去拿那些值钱的东西。”

当我回想起普里契和他的大鬍子、回想起他那么认真地向我提出的忠告的时候，我甚至感到好笑。

于是在预定的一天，我们把孩子们留在普里契那里，乘电车到罗马去了。嗯，我们俩就跟两只从山上跑到村子里去的饿狼一模一样：我的妻子矮而健壮，双肩宽阔，生着一头浓密的鬍发，仿佛头上生着一堆篝火，她脸上的表情是坚决的；可是我却很瘦，就象从剥皮场里出来的一样，双颊下陷，脸上长满了鬍子，凹陷下去的眼睛不时微微闪烁。我们挑选了一座古老的教堂，这座教堂座落在那些通柯尔索大街的一条街道上。这座教堂很大，光线昏暗，因为周围全都是高楼大厦；教堂里面有两排柱子，柱子后面是两排又窄又暗的长廊，还有几座摆满了各式各样东西的副祭坛。墙壁上，在玻璃罩底下挂着许许多多银的和镀金的心形，可是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玻璃橱，橱里面，在红色天鹅绒垫子上，在几个更加贵重的心形中间，陈列着一个青金石项圈。这个小橱放在献给圣母玛利亚的副祭坛里；主祭坛上方，立着一尊象真人那么大小的圣母玛利亚的全身雕像，雕像上方悬着华盖，整个雕像全都绘上了彩色，圣母头上环绕着一圈由长明灯组成的灵光，脚下是许多鲜花和烛台。

我们进教堂的时候，天色已经昏暗了，趁这个副祭坛中无人的时候，我们潜藏在主祭坛后面。雕像后面有几级台阶，我们就坐在那里。时间相当晚了，教堂里的下级职员开

始巡视教堂，他踢踢踏踏地快步行走，一面不时嘟嘟囔囔地说：“关门了。”可是这个主祭坛后面他并没有看，他只是熄掉了所有的小油灯，只除了祭坛两旁的两个红灯。后来，我们听到他把门锁上，穿过整个教堂到圣器室去了。我们留在主祭坛和一间半圆形房子的墙壁之间的昏暗的小走廊里。我浑身发抖，就象发疟疾似的，轻轻地对妻子说：

“喂，快一点吧……咱们来打开这个小橱。”

可是妻子说：

“等一等……你急什么？”

我听到她走出了隐蔽处。她站在副祭坛当中，在暗淡的微光中划了个十字，躬身下拜，然后向后退了几步，又是划十字，又是下拜。最后，我看到她跪在墙角落里，合掌祷告起来。她在祈祷什么——这我可不知道，可是我懂得，她已经不再那么深信我对她说的那些关于造福的话了，她想尽可能为自己辩护，请求饶恕。我看到，她是那样低低地垂着头，以致她的面部被头发遮住，看不到了，而后她在这昏暗的红色的微弱光线中抬起头来，又低下头去，嘴唇轻轻蠕动，好象是在数念珠。我走近她的身边，提心吊胆地喃喃说：

“你尽可回家后再祈祷！”

可是她很粗鲁地对我说：

“别管我，教堂挺大的，你去转一转吧，干吗在这里站着？”

我喃喃地说：

“你愿意的话，趁你祈祷的时候，我来打开这个小橱怎

么样？”

她又粗暴地对我说：

“不，我什么也不愿意……你把这根铁棍给我。”

我的大衣袋里有一个铁门闩，刚好适用于来开这个不坚固的小橱。我把门闩递给她就走开了。我开始在教堂里转来转去，自己也不知该作什么。在这个幽暗的大教堂里，我感到恐惧，这个教堂里有高大的、发出轰轰响声的穹隆，教堂深处有一个那么巨大、发出微弱闪光的主祭坛，侧面的长廊里还有许多黑色的紧闭着的小忏悔室。我蹑足穿过两排空荡荡的长椅子，悄悄地走近门边，我感到脊背上一阵发冷，仿佛有谁在后面监视着我。我试一试去推开那扇门，可是门关得很紧；于是我转身回去，坐到左面的长廊里一座被红灯照亮的壁龛旁边。

壁龛是砌在墙里的，上面有一块大而光滑的黑色大理石板，两旁是两尊雕象：一尊是举着一把镰刀的骷髏，另一尊是一个被她自己的长发缠绕着的裸体女象。这是两尊非常出色的、淡黄色的、发光大理石雕象。

我仔细观察这些雕塑作品，在暗淡的微光中，我似乎觉得它们都好象活动起来了，那个女人象是想要离开那具骷髏，可是骷髏却客气地牵住她的手。这时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开始去想山洞，想孩子们，想普里契，并且暗自思量，假如现在有人提议叫我回去，再重新决定一下我该怎么办的话，那么我想我还是要这样作的，或者作类似的事情。

总之，我并不是偶然跑到这座教堂里来的，也不是偶然

想到干这种事情的，而且在生活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一点的出路，也并不是偶然的。这样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睡梦来临，于是我睡着了。这是一场无梦的、苦痛不安的睡眠，在这个寒冷的、活象地窖一般的教堂里，我一直在浑身颤抖。总之，我睡着以后，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我觉得有谁在推我，我蒙蒙眈眈地嘟囔说：

“别动我，你跟我缠什么！”

可是他们仍然在推个不停，我睁开眼来，看到面前有一群人：教堂里的一个下级职员，他瞪着眼睛直瞅着我；神父——一个头发蓬松的老头儿，他身上的衣服一望而知是匆匆穿上的；还有两三个警察，在他们当中还有我那神情悒悒的妻子。我一动也不动，说道：

“别打扰我们吧……我们是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到教堂里来，是想在这里睡一会儿……”

这时一个警察把一件什么东西塞到我的鼻子底下；起初我因睡得迷迷糊糊，所以想，这是念珠，后来才看出——这是一副青金石的项圈。

“可是这是什么呢——是做梦用的吗？”他说。

总之，稍谈了一会以后，警察逮捕了我们，把我们带出了教堂。

这时还是夜里，但是黎明业已临近；街上阒无一人，蒙着一层湿漉漉的露水。我们被警察围绕着，低着头默默地向前走去。我看到我的妻子在前面走，她是那么矮小，这个可怜的女人，穿着自己那条短小的裙子，头发在头上蓬乱地

耸立着，我感到她十分可怜，就对警察中的一个说：

“我可怜她和孩子们。”

他问：

“你的孩子在哪里呢？”

我告诉了他。他说：

“你是一家之主……怎么会起了这种念头呢？你也该为孩子们想想啊。”

我回答说：

“正因为我为孩子们着想，我才这样做的。”

在警察局里，一个坐在写字台旁的年轻的淡黄发男子，看到我们以后，说道：

“啊，偷窃神器的窃贼……”

突然我的妻子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大叫道：

“在上帝面前我是无罪的！……”

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她用这种声音说话，甚至惊讶得张开了嘴。

警察局长说：

“那么说，这是你丈夫的罪过？”

“也不是。”

“那么，难道是我的过错……可是项圈是怎么到了你手里的呢？”

我妻子说：

“圣母玛利亚从祭坛上下来，亲手打开玻璃橱，把项圈交给我的。”

“圣母玛利亚……可是百宝钥匙也是圣母玛利亚给你的吗？”

然而我的妻子举起双手，仍然用那种发狂的声音大叫道：

“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叫我马上就死在这里！”

他们审问我们不知审问了有多久，我照实地对他们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妻子一直坚持说，项圈是圣母玛利亚给她的。她不时大声叫道：

“人们，在奇迹面前屈膝吧！”

总之，她似乎是有点儿神经失常，或者是疯了。最后是把她带走了事，她还是一直在高声呼唤圣母玛利亚的名字。我想，他们是会把她送到疯人院里去的。警察局长问我，我是否认为我的妻子疯了，我回答他说：

“可能是这样。”

要知道，疯人——这并不是病人，只不过所有的事物在他们看来都似乎是另一个样子罢了。可是后来我想，也许我的妻子说的是实话，因此我感到颇为委屈，因为我没能亲眼看到圣母玛利亚是怎样从祭坛上下来，打开玻璃橱，把项圈交给了我妻子的。

嬰 儿

那个从济贫协会给我们送补助金来的慈善的太太，也这样问我们，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孩子。那天我妻子的心情不大好，于是就把全部实情都向她和盘托出。我妻子说：“要是我们有钱的话，那么到晚上我们也可以上电影院去了，可是既然没有钱，我们就只好上床去——于是孩子们就出世了。”那个太太对这些话颇为见怪，没有告辞就走了。我把妻子责骂了一顿，因为实话也并不见得总是合宜的；在照实说以前，你得先看一看，是和什么人说话。

当我还年轻、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时常翻阅报纸上的《罗马新闻栏》；那上面登载着人们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幸事件：搶劫、谋杀、自杀和街道上的事故。其中有一种不幸，那时候我好像觉得，无论如何也不会落到我的头上来的，这就是报上所称的那种“值得令人同情的境地”，——一个人竟不幸到了这种地步，他引起别人怜悯，倒并不是因为任何特殊的灾难，而仅仅是因为他活在人间。我已经说过，那时候我还年轻，还不知道养活一大家子人意味着什么。可是现在我却看到了，我已经渐渐地走上了这种真正“值得令人同情的境地”。举例来说吧，你可以在报纸上读到：“他们生活在

惊人的贫困之中。”现在我恰恰就正是过着这种一无所有的惊人的贫困生活。或者是象这样一条新闻：“他们住在简直就不能叫做房屋^①的房子里。”我和我的妻子，还有六个孩子，现在就正是住在托尔玛拉恰①一间这样的板棚里，在这间板棚里，床铺与床铺之间就没有走路的地方，每逢下雨，水在地下淌来淌去，简直就象在利彼它沿河街上一样。或者你会看到这样的句子：“一个不幸的女人知道自己怀孕以后，就采取了犯罪的决定，来摆脱她自己爱情的果实。”喏，就是这样：当我和我的妻子知道我们就要生第七个孩子的时候，我们都一致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们商量好了，只等天气许可，就去把这个婴儿摆在随便哪一个教堂里，把他的命运寄托在那个最先发现他的人的善心上。

多亏那些善心的太太们帮助，我的妻子被送到医院里去生产。身体复原以后，她带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回到托尔玛拉恰来。一进门她就对我说：

“你知道，虽说医院里没有什么好东西，可是我真想留在那里，只要能不再回到这儿来。”

婴儿仿佛听懂了这些话，于是高声号哭起来，这样的哭声真会震得人耳聋。孩子长得很结实，面孔红通通的，声音也很洪亮，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要他夜间一哭起来，那就任何人也别想睡觉了。

① 这是罗马郊区，一般贫民都住在这里用木板和洋铁皮搭成的简陋的板棚里。——俄译者注